

明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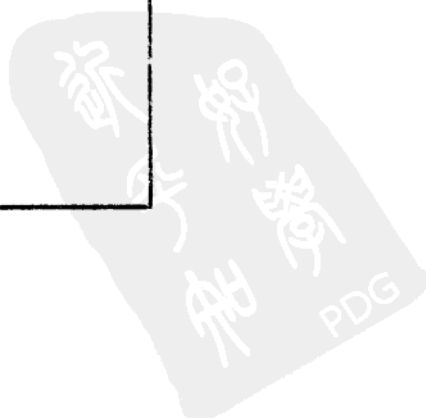
K204

第一册

明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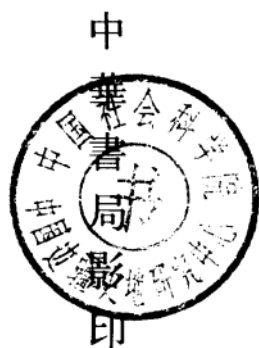


1423



第二册

明文海



1423

新解
PDF

第三册

明文海

中華



1423

資料如蒙
PDG

第四册

明文海

中華



1423

K204

第五册

明文海

中華



1423

歡迎
光臨
PDG

明 文 海

(全 五 冊)

〔清〕黃宗羲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1/16·335 1/2印張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603 ,定價: 186.00 元



出版說明

明文海，黃宗義（公元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編。全書四百八十二卷，原缺最後兩卷。共收作者近千人，選文約四千三百餘篇，按體分二十八類，各體之下又分若干子目。編者意圖上繼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諸書，保存有明一代文獻，為研究明代政治、經濟、文化、武備各方面提供第一手資料。據說原書有六百卷之多，現存之數已為後人刪剩（見邵懿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此書向無刻本，只有少數鈔本流傳。

本書以原涵芬樓藏鈔本（現歸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影印。鈔本書前原附四庫全書本的提要，似從四庫本出。但持與天津閣本四庫全書相校，發現差異甚多，互有短長。如鈔本一二九卷「解丙」內編入了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等七篇，四庫本已改編入二八八卷「送序」內，較為合理。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內文十二篇，有錄無書。」經查四庫全書本，不僅沒有十二篇文章的題目，而且全書也沒有目錄。兩本相較，鈔本比四庫本多出二十六篇，而四庫本也有鈔本所缺的佚文十二篇，似均為編次未定之稿。現即據四庫本抄補佚文趙維寰議錢相國機山等十二篇，按四庫本目錄編次，各附於鈔本該卷之後，并在目錄中一一注明。

這個鈔本書中還有一些舛誤，如正文與目錄不相符：正文有而不見目錄的有四篇，有目無文的一篇，正文無作者姓名而目錄有作者的有七十餘處，姓名差異的有二十餘處，題目繁簡不同的有兩處。又如三九四卷二一頁四行「春秋永昭」應接前十八頁下四行「鑒戒」之下，再接十九頁末行「日世祖」；二八八卷送司訓徐君序二頁下三行「典視」以下與上文不相應，恐係錯簡。凡此種種，有待校訂。但現存鈔本，多有歧異。如果廣徵異本及現存各家別集，進行全面校勘，恐怕需要很長時間。現在即以此本作爲

一種版本，提供專業讀者用以研究、校訂。原書偶有錯亂及漫漶之處，除調整錯頁及修除墨污外，一概不加描改，以存其真。

另外，我們又根據浙江圖書館所藏明文海鈔本，補輯了侯方域、錢謙益等人的文章一百五十九篇，附於全書之後，目的是使這個影印本具有較高的文獻資料價值。

爲了方便讀者查閱，我們在原目錄的基礎上重新編了一個目錄，依據四庫本做了必要的校補工作：

一、原目錄與本文不合者略加校訂。例如卷五十四請斥添祀疏，本文作者爲「唐昌」，而原目錄和四庫本均爲「唐胄」，且明史卷二〇三唐胄傳亦引此疏，在新編目錄中定爲「唐胄」，並出校說明；

二、新編目錄中，凡本文和原目錄均無作者姓名，而據四庫本和別集補入者，一律出校說明；凡本文缺作者名，而原目錄已有者，則照錄原目姓名，不出校記；

三、新編目錄中，凡本文作者姓名采用字號、謚名、職官、郡望等稱謂者，一律改爲作者本名，均不出校。

四、補遺部分按卷重編目錄，列於其後。

五、由於材料有限，這個新編目錄，凡本文與原目錄的文字有所差異而一時不易確定者，仍照錄本文，以俟再考。

六、我們將新編目錄單獨編爲一冊，並編排一個作者人名索引，附錄備查。而正文首冊前附有總目，標志出各分冊的文體類別、卷數和頁碼。

本書在整理影印過程中，承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惠予支持，謹表感謝。

明文海總目

第一冊

卷一——四六	賦	一——三四三
卷四七——六五	奏疏	三四四——五八七
卷六六	詔表	五八八——五九四
卷六七——七三	碑	五九五——六九一
卷七四——八三	議	六九二——八一五
卷八四——一〇〇	論	八一六——九九九
卷一〇一——一〇九	說	一〇〇〇——一〇八三
卷一〇一——一一一	辨	一〇八四——一〇八

第二冊

卷一二——一七	辨	一一〇九——一六七
卷一八	辨問議	一一六八——一七四
卷一九——二一	考	一一七五——一二二
卷二二	頌	一二二三——一二三三
卷二三	贊	一二三四——一二四六

第三冊

卷一二四	銘	一二四七——一二六〇
卷一二五	箴	一二六一——一二六二
卷一二六	戒	一二六三——一二六六
卷一二七——一三〇	解	一二六七——一二八八
卷一三一	原	一二八九——一三一九
卷一三二	述	一三二〇——一三三〇
卷一三三	讀	一三三一——一三四八
卷一三四——一三八	問答	一三四九——一三九六
卷一三九——一四〇	文	一三九七——一四一五
卷一四一——一四六	諸體	一四一六——一四六一
卷一四七——二〇九	書	一四六二——二〇九一
卷二一〇——二一九	序	二〇九二——二二一四

第四冊

卷二二〇——三一七	序	二二一五——三二七二
-----------	---	------------

明文海 總目

卷三一八——三二六 序 三二七三——三三六五

卷三二七——三八六 記 三三六六——三九九四

卷三八七——四一四 傳 三九九五——四五一二

第五册

卷四一五——四二八 傳 四三一三——四四八九

卷四二九——四七二 墓文 四四九〇——五〇八五

卷四七三——四七八 哀文 五〇八六——五一四七

卷四七九——四八〇 碑 五一四八——五一七五

明文海補遺 五一七七——五三四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十一

著述

類編唐詩絕句序 數英

唐初詩變遷而律而絕句者又律之變視律尤難焉蓋其韵約而句妙序綴無法則兄轉換無力則散易之則格卑深之則氣鬱直致之則味短局而執之則落色相不抑揚不閒闌則寡音響不足以感動千古則不可以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一

風故曰視律尤難焉昔在宋李章泉澗泉二老相與選唐詩絕句一百一十疊山翁從而註之可謂異代賞音然詩家猶病其決擇過嚴而於李杜大家或遺全暇日忘其謫陋復取諸家絕句分類選之得三百一十首而謬加批點每遇花月良宵風雨芳晝佳客不來悠然而獨酌則命兒輩高歌數首以暢幽懷余倚微酣擊節和之不覺形神俱爽陶之壯也其美有不可以語人者矣

少陵詩序 趙時本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廬

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

太微張子乃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寔所

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

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游樂之盛顧

華氣談之雄耀山川而曠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雖

將寒士操觚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飢扣庖厨固足矣

彼皆彈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

地已拉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

以虛名享寔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二

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為詩七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獨有特志其地而追為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禹備嘗艱阻雅特不渝七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歟張子名治道太微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為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

以歌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微于此矣

易學紀成序 王慎中

古之得罪于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之者必得險惡深遠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頗味推魯烏職而獸猶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羣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彩才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序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三

客游之士其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調居之所以為困也方其昔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慙含瑕畏訕防患悔其跡惟恐不幽閉其殺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家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為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為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四

于上不得深畏謹防以自閑匿君子于經無所不學而獨深于易莆陽之士于經無所不學而獨缺于易君過樂以其得為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歲久不為徙於是所以為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為君有失而孰知其率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牧士作人之效從容於文法休勢之外若斯其盛焉君子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樂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諸經之明日仲月引君之所道說于莆者豈有已哉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晦租賦錢貨絲縷歧合鬻嬰僮指之數此職動治生者之所

詳而游開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物珍麗之數此游開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尤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故墟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篋簋淮贖江龜海錯之纖細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五

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也蓋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著孽息則國不得以其穢雜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無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既不闕於險夷潛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盛臺榭之廢址違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泐紙而是鳴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書

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覲錢貢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浸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乎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謂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虞載也戶口田賦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藉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俚俗而不載也江陰于常州為屬邑而枕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六

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己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鹽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奉節饋餉夢蓋皆君之所嘗早夜盡心焉者其于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磨如辛若起家之人斤絕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戒獲之奸良與夫錫餉閭戶之守雖其錫銖隱晦而聰明知其舉無遺者于是一切以其精神

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按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治生而太史公筆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施而後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傳之與邑志体裁亦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不取辨于具文為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戰國策譚概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西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始其事與文則雜出于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實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諱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為三十三篇彪彪合之為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為之訓故而吳師道家為其用至于今而猶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七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八

未嘗者仁和張子文氏治紹興之業者三世矣于邑書自謂鷄肋而獨此策不減壯而征即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揚托之精者皆得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概問序于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民日尋于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夜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于陽智用于陰巧之極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驚毒之可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使之驅為仁義者耳今天下備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開闢詩書衿裾禮樂稱唐虞服周禮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于居之尚猶以不獲觀古為恨而安用此押闌揣府之書為子文氏治之縣皇考而上追王父三世益精時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也然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確者就有過于孟子者哉其次則孫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談天德王道苟其自暴發之其快口當心將必有甚焉者幸而

利害之工深入寸中主之耳以顯于一時不幸而與中
主合其法雖驚鼓之技而貽譏于天下後世則非其才
之耳也且夫敘事之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季也左
之戰與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
說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々追今嗟乎此非諸儒
先所與之晚也諸說諱微者人視于茲策者也于文氏
三世則又在相于談微者也定故不詳心微之知我罪
我之安與哉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九

編初唐詩敘樊鵬

南漢樊鵬曰余嘉靖終已歸儲濂學得閣中李于西相
與許之今李固豪傑士識鑒精敏初以初唐為稱適
與余契退而偏成敘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為近漢魏
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至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興律
詩興古詩勢不得不廢精粹則粗輪與巧固治則拙
拙夫何況于建武機神變化者哉惟古問里咸謂歌詠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唐興三宗上倡科目取士天下枕
藉於詞章今傳者百中一二爾然已不下百家故後世

必曰唐詩唐詩云余嘗有言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
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々大曆以後鋤而治之矣
乃於披閱之餘專取貞觀至開元間詩編為三冊凡若
千人題曰初唐詩而古詩不與焉誠以律詩當于唐初
求之古詩當于漢魏求之此則編詩意也昔人論初唐
口使曹劉降体未知孰勝斯其知言者于嘉靖十二年
春敘

粵大記自敘郭榮

謹按昔雲陽氏聲都沙丘造軒轅分楚厥離荆揚吾廬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十

介焉是為揚粵古有九邱志河內司馬彪有九州志然
皆畧于嶺服高固相楚始傳律氏微蓋律氏作也漢楊
孚撰南裔志晉王範著文編春秋而粵之聲名文物彬
々顯素後稷有考焉唐宋以來紀載多缺自曲江武漢
荆岐文溪數公外史佚其傳述我皇明德化醇洽肆于
嘉隆文治宣昭於是春泉黃氏者出鏗鐸炳蔚大豔厥
詞極意蒐羅爰成通志探古摭今其鑒擢詞綴其言華
尚宏博之鴻裁而裨乘之暇執也其諸述等伏節不書
非所以初忠也漢晉間年就有誤非所以紀實也丘陳

湛雲諸傳多含貶詞非所以傳信也盧僑么麼小醜而列於刺史題名中非所以懼亂臣賊子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昔賢云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志者郡國是非之權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是而不敢誰以為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誣以為非有似是非者則亦不得掩蠟而飾以為是也有似非而是者則亦不得羅織而誣以為非也昔司馬遷稱良史論者猶識其是非頗謬于聖人況未望遷眉睫者乎是故必公是公非不虛不隱而後可無愧于月旦之評也予家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十一

粵曲先大夫素有志於百粵典故爰以命業向來浮游于齊楚蜀楚間未展初心頃得弓休訢還訂盟東石思以酬先大夫未了之志乃取黃戴二氏通志參訂之旁蒐瓊臺白沙甘泉涓崖西樵東所青羅白山諸集凡數十百家標其所可書補其所未備名類分為三十二卷幸際制府如同陳公耀德宣威經文緯武直指望海劉公教治綏猷肅綱振紀而藩臬暨麗邑諸大夫咸銳意無綏綏精安攘士民賴有寧宇得樂田里操銳整勒咸茲編就非諸名公賜哉

題靖陽沈生高碑辨

余登衡山涉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峭壁之麓未上訪從行通士云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以磨滅不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鑑得于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刻苔剝土榻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疎腐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責于宣王石鼓使有

明文海

卷二百二十

十二

之宣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本余初見亦疑焉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揭九疑山蔡伯喈錄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失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為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焉無疑